新闻热线：010—58884050
E-mail：changetougao@163.com
■责编 杨 雪
科技日报
2016年1月30日 星期六

■玉渊杂谭

聆听《张士超》，赞一首真正的神曲

文·杨 雪

神曲年年有，今年这首《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》却特别令人轻松愉悦。

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一席黑衣加墨镜的“斧头帮”式台型亮相，用无比随性的歌词，伴着恢弘如史诗般的咏唱，吐槽了一件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正是这种黑色幽默的气质，令人赏味旋律之余，又有听郭德纲相声的快感，在雅俗之间尽情穿越。

本质上，这首富有魔性的神曲，其实是不能与以往那些神经兮兮的神曲混为一谈的。例如，《我的滑板鞋》创意是有，但作为一首歌却全无美感可言，实际上是对一种审丑社会心态的放大；《小苹果》用欢乐和闹腾尽情诠释了俗，听多了会增加心理阴影面积，正好给广场舞大妈送去了福音；《忐忑》不俗，但恐过于高深，对于多数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来说，也不过是一串“啊咦啊哟”的怪音，好玩搞笑而已。

从技巧和意境上，《张士超》到底是一种高雅音乐的形式，其演绎的诙谐，歌词的直白，完全不影响乐曲本身穿透性的感染力，反而能相得益彰。听罢，惊呼过瘾，不禁赞叹这群年轻人玩音乐的风格和品位。此刻，天空飘来十个字——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

原来，“彩虹”是一个本着自娱自乐精神的民间社团，最初由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发起，逐渐吸引了各种职业的团员参与进来——程序员、设计师、会计、人类学博士后、化学家、美食博主……只为爱好而相聚，还常常为场地发愁。原来，张士超其人是团长兼指挥金承志曾经的室友兼好基友，四年前真的不小心带走过钥匙，害得金承志进不了门。原来是如此天马行空的灵感，遇上如此不拘一格的组合，成就了如此锐意的创作。反正，我深深地感动了。

关于雅俗共赏的问题，总是达不成共识的。有人赞《张士超》曲作本身，但认为如果认真填词会更好。也有人完全否定，称之为“只不过是一本正经的胡闹”。然而，恰是这样戏谑的歌词，《张士超》才得以迅速走近大众，还顺便给许多人科普了卡祖笛为何物。况且，我们从来不缺认真的作曲和填词，只是它们裹挟于流行文化，要么遥不可及，要么流于平庸，难以动人心弦。而于流行文化本身，我们更是被过度空洞的胡闹所围剿，突不了围。

正是“彩虹团”这次一本正经的胡闹，让我们别开生面地观感到寻常生活的艺术表现形式，让音乐真正走进内心。或许应该这样说——流行文化太需要“一本正经的胡闹”了。

■人物纪事

“漫话”丰子恺：画缘、酒瘾与童心

文·魏邦良

朱少华绘

1924年，丰子恺画作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在朱自清、俞平伯主编的《我们的七月》上发表。《文学周报》主编郑振铎看到大加赞赏，说：“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，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。”此后，《文学周报》开始连载丰子恺的画作。郑振铎称丰子恺的画为“漫画”，丰子恺因此被目为中国“漫画的鼻祖”。

“缘”来是画

日寇侵入中国后，为了不做亡国奴，丰子恺带领一家老少十七口，从浙江流亡至大后方，一路上，惊险万状，困苦不堪，但他的执著似乎感动了上苍，数次山穷水尽，总能峰回路转，终于经湖南、广西，抵达桂林。

后来，丰子恺又离开桂林师范学院去了宜山(今宜州)浙江大学任教。国民党消极抗战，连宜山都守不住了。丰子恺一家决定赶赴贵州都匀。这一回兵分两路，丰子恺先让几个大孩子带着轻便的行李挤车去都匀，剩下的老少和行李再想办法搭车前往。

几个大孩子走了。剩下的几个人却根本买不到车票。困守在旅馆中的丰子恺忧心如焚。旅馆老板久闻丰子恺大名，宽慰他说，一旦这里失守，可躲到他位于深山里的老家。丰子恺感谢对方的好意，又担心没有生活来源。老板说，可以写字画画换取一点粮食。见丰子恺有些心动，老板立即提出要求，说自己父亲今年七十大寿，想请丰子恺给父亲写付寿联。丰子恺答应了，挥毫写了一幅八言的寿联。油光纸吸墨慢，老板将对联抬到屋外晒。

稍纵即逝的转机由此出现。

当地一位加油站站长恰好路过，看到署名丰子恺的寿联，大喜过望。当即叩门拜见。交谈中得知丰子恺一家困境，就告诉丰子恺，明天有一班车去都匀，车上几个座位是留给他家人的，现在可让给丰子恺一家。

第二天站长带司机来核实人数和行李。不过他也并非一无所图。他向丰子恺提出要张画。

巧遇加油站站长，让丰子恺一家绝处逢生，安然抵达都匀。丰子恺将转机的突然出现归结于“缘”：

“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，赵君无由和我相见，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，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。也许更好；但也许更坏；死在铁蹄下，转乎沟壑……都是可能的事。人真是可怜的动物！极细微的一个‘缘’，例如晒对联，可以左右你的命运，操纵你的生死。而这些‘缘’，都是天造地设，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。”

“酒”经考验

丰子恺喜欢喝酒，即使在流亡途中，杯中物也不可或缺。但丰子恺只喝家乡的黄酒，不喝白酒。他不喝白酒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白酒易醉，黄酒不易醉。

郑振铎是丰子恺的命中贵人，没有他的大力举荐，丰子恺不会那么快步入画坛并广为人知的。

一次郑振铎去杭州西湖玩，晚间去找丰子恺聊天。当时两人已各自饮了一斤黄酒，但丰子恺还是拿出酒来待客，两人在月下痛饮，下酒物也特别，是数学家苏步青的一首诗：“草草杯盘共一欢，莫因柴米话辛酸。春风已绿门前草，且耐余寒放眼看。”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就这样两人又各自饮了一斤黄酒，郑振铎方起身告辞，晃着高大的身体，带着一身酒香，飘然而去。

文革期间，丰子恺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住进“牛棚”接受改造。干脏活，吃粗粮，睡地铺，这些丰子恺都能忍，就是晚上没酒喝，令他度日如年。不得已，想出个办法，让家人送一瓶黄酒来，对看守人员谎称是药酒治病用。这样一来，每晚临睡前来一杯“药酒”，丰子恺就乐不思“家”，安心改造了。

永葆童心

丰子恺喜欢孩子，特别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。孩子小时他教他们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背《古诗十九首》，还指导孩子们学英语，用的课本是《培根论文集》。丰子恺特别欣赏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，带领孩子一读再读。周六，丰子恺召集孩子们开一次家庭学习会。为激发孩子学习兴趣，还花五元钱购了一些果品糕点。学习会因此得名为“和谐会”。丰子恺家乡话中，“五元”念做“和谐”。后来物价上涨，买果品需要十元，学习会改名为“慈贤会”，在家乡话中，“十元”念作“慈贤”。学习会的主要任务是背古诗文。

为了让孩子们能背诵屈原的《离骚》，丰子恺将长诗写在折扇上，希望孩子们夏天扇风时顺便背诵。

丰子恺的许多画作取材于自家的孩子，他也为孩子写过多首诗。一次爬黄山丰子恺诗性大发，把女儿“丰一吟”的名字写入诗中：

结伴游黄山，良展值暮春。美景层层出，眼界日日新。

……

客中逢双喜，游兴忽然增。掀髯上天都，不让丰一吟。

女儿看了抗议，丰子恺就将“丰一吟”改为“少年人。”

一次，女儿丰一吟教邻居家的两个孩子芳芳、萍萍唱李叔同先生的《送别》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丰子恺在旁边听到说：“一吟，你教孩子唱‘知交半零落’，不大好。”女儿答：“可这首歌真好听啊。”于是丰子恺动手将这首诗作了如下修改：

星期天，天气晴，大家去游春。
过了一村又一村，到处好风景。
桃花红，杨柳青，菜花似黄金。
唱歌声里拍手声，一阵又一阵。

丰子恺小儿子、儿媳长期分居两地，孙子小羽只能寄居在外婆家，对这个小孙子，丰子恺最为疼爱怜惜，曾为他赋诗一首：

小羽生四月，小脸极可爱。
父母各一方，形似三角恋。
小羽叫妈妈，泪溅桃花脸。
妈妈在天津，如何听得见。
小羽叫爸爸，声音一连串。
要向石家庄，播送无线电。
安得缩地方，千乡如一县。
天下有情人，朝夕长相见。

丰子恺终其一生都能与孩子打成一片，是因为他有一颗不老的童心。

词说文学史（25）

刘成群

解佩令·秦观

秋风如吼，郴山似蚪。对斜阳，潇湘犹酒。最是销魂，冷雨夜，昏灯空牖。梦归来，几多豆蔻。

云深水皱，霜浓花瘦。倚珠帘，声声铜漏。尽说佳期，怎奈得，参差难又。久凭栏，一江败柳。

解佩令·陈师道

风吹平楚，寒鸦啼曙。怅今宵，垂帘谁顾？永巷娉婷，未著眼，青楼名误。叹年来，闭门觅句。

残花辞树，佳人迟暮。怎潸然，凭栏偷注。束湿翻床，倦客老，思量无据。待春深，逐人笑语。

■艺苑

雪原初晴（摄影） 高兴贵

萌康康为什么变丑了

文·孙晓昕

▲韩美林成名作《患难小友》

◀马蒂斯《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》

猴年将至。一只名叫“康康”的猴子火了。作为猴年春晚的吉祥物，并且出自韩美林先生之手，它，怎么可以这样丑！

然而，看到韩美林先生的原作，才发现“康康”原来很可爱——继承了韩美林先生作品的一贯特征——萌。

“萌”是韩美林笔下小动物的一贯特征。文革时期，韩美林遭受批斗，结发妻子和朋友纷纷和他划清界限，只有一只小狗依然跟着他，但就是这只小狗也被武斗队一棍子打断脊骨。四年后，韩美林出狱去找那只小狗，才知道小狗被打后不吃不喝苦苦哀嚎了三天断气了。

正是这段经历让韩美林看到了小动物温顺的一面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韩美林以画小动物在艺术界崭露头角，成名作《患难小友》是一只黑白色长卷毛小狮子狗，吐着红红的小舌头。

那么，央视版的小猴子为什么会丑哭？说好的“萌萌哒”哪里去了？

首先，问题出在颜色，颜色是人类最先认识事物的元素之一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距今已有一万多年历史，原始先民用红色(赤铁矿粉)画野牛。

颜色是光赋予的，有了光才有颜色：太阳光看起来只是白光而已，但却有“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”七种颜色，它们照射在不透明的物体上，一部分光被物体吸收，剩下的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。天空是蓝色的，是因为空气中的微粒反射了蓝色光；向日葵是黄色的，是因为它反射了黄色的光。

太阳发射出来的光波长短也是不一样的，比如红色和黄色的光波就长一些，而蓝色和紫色的光波就短一些。红色是所有可见光中光波最长的，对人眼的刺激也最为强烈，所以人们习惯把红色作为警戒的颜色，在交通指示灯中红色代表着禁止通行；世界各地的消防车也要刷成红色的。但是，红色和绿色互为补色，对比强烈，民间因此有“红配绿，赛狗屁”的说法。央视版的小猴子身体是红色的，一半脸和腿却是绿色的，这种对比会让眼睛感觉极不舒服。

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在《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》中大量使用了红色和绿色，但是这张画却比央视的小猴子“顺眼”多了，这是因为画面中红色的面积比绿色多，所以要想“红配绿，不赛狗屁”的第一原则就是让红色和绿色(互为补色的两个颜色)在画面中所占面积不能差不多大；其二，那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其他颜色将红色和绿色分割开。

韩美林版小猴子的脸用了纯度很高的红、黄、绿三种颜色，但是由于墨色在画面中占据面积较大，同时，画家用“墨晕”将红色和绿色分割开来。因此，这只“花脸”猴子看起来还是挺和谐的。

再看造型：韩美林的小动物是用写意的表现手法表现出小动物“萌萌哒”一面，小动物的身材、比例都是为“萌萌哒”这一宗旨服务。至于央视版小猴子脸庞边上的圆球球，韩美林其他的画也有，那应该是肉嘟嘟的小脸蛋吧，怎么到央视里就变成了那个样子？

小猴子的“比例”堪称匀称，头、身体和腿的比例近乎“1:1:1”。这种等大的比例，给人以稳定的感觉，说好的那只小“泼猴”哪去了？

中国传统水墨画对笔和墨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，韩美林每笔画出来的线条粗细都不同，笔势力度也不同，而这些在做成3D版的时候就变成了精密的、等距的计算结果，这就使得原来毛绒绒、充满灵性的小猴子变成了毫无感情的电子产品。

咏雪诗的科学性

文·林之光

宋代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中说到一个故事。有一个进士许洞会九个诗僧，但出题时要求他们不能犯以下一个字，即，山、水、风、云、竹、石、花、草、雪、霜、星、月、禽、鸟。于是诸僧皆阁笔，不干了。

自然景物，特别是风、云、雪、霜等，都是诗人常用之词，尤其是雪。因为我国是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冬季特长且特冷，不仅北方多雪，南方除了华南沿海，雪也不少。唐代柳宗元亲眼所见的“粤犬吠雪”，说的就是广东一场大雪，铺天盖地，当地的狗从未见过，因而狂吠终日，直到雪化乃止。

诗中咏大雪者，大都用“鹅毛”来形容。唐代白居易用得尤多，例如，“大似落鹅毛，密如飘玉屑”(《春雪》)、“可怜今夜鹅毛雪”(《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并酬所赠》)、“雪似鹅毛飞散乱”(《酬令公雪中见赠讶不与梦得同相访》)。此外，还有唐司空曙的“乐游春苑望鹅毛”(《雪》)，元马致远“风吹羊角，雪剪鹅毛，飞六出(雪花六角)，海山白，冻一壶，天地白”(《邯郸道省悟黄粱梦》)等。

也有用蝴蝶形容大雪片的，这种雪当然也不小。例如，清代袁枚的“窗外乱飞蝴蝶影”(《咏雪》)，元刘秉忠“朔风瑞雪飘……如飞柳絮，似舞蝴蝶，乱剪鹅毛”(《双调·蟾宫曲》)等。还有用比鹅毛、蝴蝶还大的人掌来形容雪花的，例如清钱谦益的“雪花似掌难遮眼(《雪夜次刘敬仲韵》)”，明末申涵光的“北风昨夜吹林莽，雪片朝飞大如掌”(《春雪歌》)等。

咏大雪诗中，李白有两首出手不凡，最为夸张。一首是描写晨起雪景的《清平乐·画堂晨起》中的“应是天仙狂醉，乱把白云揉碎”。白云之大之厚，几乎无垠，即便揉碎，个头想必也不会小。另一首描写了一位思妇，思念、担心她的远去北方的丈夫(实际上已战死)，即有名句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(《北风行》)。

为了形容“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”，李白用了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但却并不符合客观事实。为此鲁迅先生在《漫话漫画》一文中曾就夸张和真实的关系时说，“‘燕山雪花大如席’是夸张，但燕山究竟有雪花，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，使我们立刻知道，燕山原来有这么冷。如果说，广州雪花大如席，那可就变成笑话了”。

而我以为，从气象学角度，鲁迅先生的评论也不正确，即用鹅毛、席子等“大雪”来形容严寒是不对的。因为天气越严寒，大气中的水汽越少，就越不可能降大雪花，反而只能降粉雪，甚至晶状雪。这种雪很“干燥”，捏不成团，不能用来打雪仗。如果说我国最冷的黑龙江北极村漠河，甚至西伯利亚隆冬能降鹅毛大雪，在科学上就是笑话了。世界上最严寒的南极内陆，号称“杯中泼水，到地成冰”，但冬季中，即使整整下一天雪，降水量常也不足1毫米。例如美国南极点站，全年日降水量大于0.1毫米的日数平均有59天之多，但年平均降水总量只有10个毫米，和我国最干旱的吐鲁番盆地中最少年降雨量的托克逊差不多！

如果上述古诗中的问题，在科学上属于“夸张失真”的话，那么古诗中另一类问题就是“纯属想象”了。

一是唐代王维(王右丞)曾画过一幅画《袁安卧雪图》，图中有“雪中芭蕉”之景，而且他也写过“雪中芭蕉”诗。有人便评说，王右丞“雪中芭蕉”，虽闽广有之，然右丞在关中极寒之地，岂容有此耶(谢肇淛《文海披沙》)？“因为《袁安卧雪》是在洛阳，而非岭南。从气象学说，能卧雪，必是大雪，洛阳大雪中有芭蕉挺立，再好诗也是“白壁有瑕”。

二是杜甫的《寄杨五桂州谭》，前四句是“五岭皆炎热，宜人独桂林。梅花万里外，雪片一冬深。”几十年的气象资料证明，桂林气候与周围无异，夏季也十分炎热，并无“独宜人”之事。桂林冬季虽有雪，但是偶然，每年平均只有2.0个雪日(日降水量0.1毫米或以上，即为一个雪日)，不少年份还无雪。而且因为桂林冬暖，一般不能形成积雪，平均每两年才勉强有1天地面有点积雪；有记载的最大一次积雪深度也只有3厘米(1975年12月13日)，没有“雪片一冬深”之事。所以，有现代诗评家评论杜老夫子不仅“诗兴所至”，而且“任手写去，竟不思量”。

我想，我们尊敬先贤，也尊重事实，无需为尊者讳的。

本报社址：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：100038 查询电话：58884031 总编室：58884048 58884050(传真) 广告部：58884124 广告许可证：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：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：24.00元 零售：每份1.50元